



战斗的新航线

zhàn dòu de xīn háng xiàn

空军政治部文化部编

战斗的新航线

短篇小说集

空军政治部文化部编

一九七八年五月

战斗的新航线

空军政治部文化部编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frac{1}{2}$ 字数 138,000

1978年5月(北京)

封面设计 王金旭

目 次

尖岛行·····	金为华 (1)
“差错”三评·····	张欣 (24)
战斗的新航线·····	杨大群 (32)
前辈·····	陶建军 (40)
政治处主任·····	樊雨田 (53)
责任·····	孙志远 (65)
山鹰·····	赖鲁滨 (75)
难题·····	侯新民 (86)
“没有战绩”的飞行员·····	王世阁 (92)
夺旗·····	吴伟南 (103)
占位·····	刘战英 (108)
新竹吐翠·····	何端端 (116)
登机跳伞之前·····	克岩 (124)
王翔·····	廖汝耕 (134)
展翅奋飞·····	孙志连 (140)
气象兵卢燕·····	宿聚生 (152)
“上线”中队长·····	樊雨田 (169)
第一发炮弹·····	李吉宁 (179)
雷达连长·····	陶建军 (193)
编后·····	(203)

尖 岛 行

金 为 华

一封信摆在团政委袁成功面前：

团党委：

今年以来，遇到了一个困难。战士们就形势方面的问题不断地提出一些问号，关于宣传、工业、交通、文艺、人民生活的都有。可是，作为政治指导员的我，无法给战士满意的回答。

过去，我们习惯了，碰到关于形势方面的问题，从报纸上找观点、找材料来回答。今年这个办法不管用了。不但不管用，并且不少问题就是因为看了报纸才引起的。举个例子吧：在周总理追悼大会的头一天，在我们含泪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悲痛时刻；有的报纸竟在头版头条说什么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一个大学的大辩论。战士们纷纷提出：“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是谁决定这样干的？”“一个报社的记者敢这样胆大包天吗？”……可是，这些问题叫我怎么向战士回答呢？摆在面前的这个困难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当怎样战胜它？我和肖中同志在继续思考它、研究它。

希望党委指示。

赵江河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于尖岛。

赵江河是尖岛雷达连指导员。从他入伍在尖岛雷达连当炊事员起，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来，全连上下，谁听见赵江河喊过一声困难？可是，现在赵江河却把“困难”喊到团党委会来了，情况非同寻常啊！袁成功再三仔细地读着这封信，仿佛赵江河的声音就在自己的耳边响着：

“政委，有时间，上岛来吧，同志们有好些话要跟你讲哪！”

袁成功自言自语地答应着：“我安排好，一定上岛去。”

二

袁成功同团长、副政委商量的结果，确定在常委讨论赵江河的信之前，先做两件事：一件，根据赵江河和其他连队，包括团直机关干部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选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从理论上做好回答这类问题的准备。这件事分工政治处主任负责。第二，由袁成功去尖岛雷达连作一次调查研究。

按照常委会上的分工，袁成功把工作交代了一下之后，明天就要出发。晚饭后，他准备回去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又想起一件事：昨天听政治处的同志讲，宣传干事牛明根据最近报纸上的宣传动向，打算选一个连队采写一篇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顶风记”一类的报道。当时，袁成功忙别的事，没有细问。想到这里，便到宣传股来了。

牛明正在发愁，见政委问起这件事，立即和他磨上了：“政委，你掌管全盘，给我提供个‘顶风’的线索吧！”

牛明是团里的“秀才”，入伍后，在连里只当过一年兵就调到团的放映组，以后提为宣传干事，负责报道工作。自从他搞这项工作以后，确实也登过一些稿子。他曾经向

连队报道员介绍过写某几篇“头条”的体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会“磨”，要同团首长“磨”，还要同被报道的对象“磨”。你把主题思想定准了，只要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去“磨”，还愁没有适合主题思想的若干情节和表达主题思想的豪言壮语吗？“磨”，这是他的口头语，在形成文字以后，就经常写些“抓准时机”、“定好主题”、“耐心采访”之类的条文。现在，他又在发挥这个“磨”的战术。

袁成功对牛明的“磨”的战术，并不陌生，一时没有答话。牛明怕砸锅，便主动退让一步：“政委，那你就指点指点我，到哪个连队去摸这方面的情况吧！”他心里想的是，只要政委定准一个连队，八九不离十，这个连队也准是符合他那个“紧跟形势”的“重大主题”的对象。袁成功心里象明镜似的。他有了一个主意，便对牛明说：“你跟我到尖岛去看看。要写稿子，首先还是搞搞调查研究吧！”

“好，那可太好了！”

“咱们可是先‘采风’，后讨论如何写作！”

“好，这个好办。一言为定。”牛明百依百顺地应着。袁成功在电话上把这件事跟政治处主任一说，就决定了：明天，牛明同袁成功一道出发。

袁成功走的时候，特别叮嘱了一句：“小牛，别忘了给尖岛带土！”带土，这是去尖岛的人的一条“不成文法”。因为尖岛石多土少，雷达连的干部战士们，为了搞好副业，绿化海岛，他们不论是离岛开会、学习还是探家，回来时都自觉地用各种方式带上一些泥土。这件事最早就是赵江河当炊事员的时候做起来的。他一带头，全连同志热情响应，以后还得到了全团和上级机关的赞助，至今，已成为每一个去尖岛的人的自觉行动了。牛明拖着欢快的声音应

着：“哎——，忘——不——了！”

在离开宣传股往回走的路上，袁成功的心又飞到那遥远的尖岛去了。团的家属区，在山的那边。一条宽阔的盘山道伸向山的制高点，这路是袁成功和战友们一道开劈出来的。年头一久，那白里间黄的名字叫“死不了”的花，蓬蓬勃勃地在路两旁的山壁上盛开着。他爬到山顶，站在一丛“死不了”花旁边，朝着前边伸颈眺望，那正是尖岛的方向。袁成功上岛下岛多少回，在他已是家常便饭了，但每次都不象这回这样的想念。一个向来不知困难为何物的同志，现在，郑重其事地向党委提出困难来啦！此时此刻，赵江河和同志们的心情，恐怕比自己还着急得多啊！

想着，想着，他的步子愈走愈慢，好久才翻过山头。

三

袁成功、牛明乘长途汽车一到滨海城，便听说下半夜要刮七级以上的大风，船要三天后才能上岛。这可把牛明急坏了。对着老天爷，他唠叨开了，一会儿说：“这个鬼天气，专门同革命者开玩笑。你想抓‘头条新闻’啊，它偏从中作梗。讨厌，这个鬼天气，真讨厌！”一会儿说：“看来，真得对大自然采取革命行动啦！”袁成功听着这些话，心想，真是个喜欢用大字眼的同志。一边也就风趣地回了他一句：“‘鬼天气专门和革命者开玩笑’啊，‘对大自然采取革命行动’啊，说这些警句式的话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不如利用等船的时间好好学点东西，做些准备工作吧！”牛明一想，也对啊，光跟老天爷发牢骚管啥用？再说，自己也需要把未来的“头条新闻”的大架子搭一搭。这么一想，心里也就平静了一些。

等船的头一天，袁成功整理了一天资料，将政治处整理的部队对形势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几个连队的反映材料，翻过来覆过去地研究，那里，也有赵江河的信。他边看，边在工作笔记本上作摘记，进行归类。第二天，他联系这些问题，读了一天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越读，越感到现在报刊上的不少宣传，包括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绝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信任过去当作“政治教科书”的报纸和理论刊物，从自己懂事、参加革命以来，哪里有过这样的事？这是多么揪人心肠啊！可是，自己眼前就有一个同志，并且是自己直接领导下的一个同志，却正在冥思苦想地要以他的笔，来加入当前的这个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的刺人耳膜的大合唱。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看来，很需要跟这个同志认真谈一谈。袁成功等船日程表的第三天就安排做这件事。

袁成功头两天的活动，牛明一一看在眼里，并且经过头脑的加工，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袁政委确实是个勤恳好学、兢兢业业工作的好领导，他唯一不满的是，这位好政委对于“紧跟形势”的报道不大关心。他忍耐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他憋不住了，下决心要再用“磨”的战术，逼袁政委对他已经设计好了的“顶风记”的结构作个明确的表态。

吃罢早饭，袁成功同牛明一道，帮助招待所食堂搞完卫生，回到他俩的那间小屋，没有象头两天那样一坐下就打开帆布包工作起来。牛明不觉暗喜：好，看来今天大有希望。他不等袁成功开口，就单刀直入：“政委，我这两天经过反复地酝酿、思索和提炼，对尖岛雷达连顶风事迹报道的结构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了。你今天可一定得抽出时间，听听我的汇报。”

牛明的这番话，已在袁成功的意料之中。他三分玩笑、七分认真地说：“甬，你已经把尖岛顶风事迹的报道酝酿、思索、提炼过了，而且是反复地酝酿、思索、提炼过了？那么，这些事，你是在做梦的时候干的吗？”

牛明却是十分认真地回答：“怎么是在梦中干的？我是反复研究和比较了最近报刊上的宣传得出的结论。这一段顶风的报道虽然登了不少，但部队顶‘唯生产力论’的还是寥寥无几，这是个冷门。‘冷门出头条’嘛，这次去尖岛，就是冲着这个头条新闻去的呀！”

“真是妙不可言！”袁成功没有将这句带气的话说出口。他还想叫牛明把他“反复酝酿、思索、提炼”的过程详细地向他描述一番。但是，不用描述，他也猜到了十之八九，因为，这时候，他想到了在这以前，牛明采访与尖岛有关的报道中的两次碰壁的故事。好吧，话题就从这里展开吧：“小牛，记得采写赵江河指导员表态稿的那一回吗？”

“记……记得。”牛明的思路沉浸在他设计的“头条新闻”之中，没想到袁成功一下子把时间拉回到六年前，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袁成功明知故问：“那一回，怎么搞成那样的僵局，弄得赵江河向团里告你的状啊！”

牛明听明白袁成功的意思了，只以为他不清楚这件事的始末，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那时候，林彪的一个死党作过一个什么讲用报告，‘九·一三’以后才知道是棵大毒草。可是那时候，小道里有人吹得好凶啊！林彪的另一个死党还公开说这个黑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那时候，我刚进团的报道组，上面叫我们写篇贯彻一个会议精神的稿子，稿子不要很长，但是要我找一个模范人物写，并

且示意我们要对那个黑报告表态。我理解，就是要一篇表态文章，一下子就想到了赵指导员，当时，他还是司务长哩。上头的要求是明确的，赵指导员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加上要稿的时间很紧，我就发挥了一下，先给赵指导员通了个电话，把想法给他说了一遍。他开始就不同意写，我想大概是他谦虚，不好出名吧，便替他起草了一篇。发稿前本来要在电话上念给他听一遍的，可是长途电话一时挂不通，我怕误了时机，便先发走了。过了一天打通电话，才把底稿念给他听。谁知道，他听了一半，就火啦！”

“火啦？”

“在我印象里，赵指导员这个人脾气挺好的，说话从来也不出大格，可是这一回，半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真的发火啦！”

“啊？”打电话这个细节，袁成功确实不很清楚，听到这里，他也注意起来。

“是呀，他在电话里对我写他认为那个报告如何深刻有力的一段提出了抗议。是的，他当时用的就是‘抗议’这个词。原先我以为他谦虚，不愿出名，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我也急了，就顶了他一句：‘怎么，你难道认为这个报告不深刻有力吗？’不管我怎么将军，人家赵指导员还是一句一句地对我说：‘我到现在连那个报告的一页纸、一个字也没见到，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深刻有力呢？’我听这口气有点和缓了，就说：‘这不要紧。咱搞报道的人，可以来点合理想象。林×××说过，为了宣传的需要，没有的可以加上，加上！懂吗？’我这么一教训，赵指导员又硬了：‘你又不是写小说！‘想象’的新闻报道还能‘合理’吗？’他听我不吭声了，过了一小会，他宣布：‘你把文章署上

你的名字，怎么去‘想象’我也管不着，‘写上我的名字，那你就没有权利替我想象。’我还想说服他，因为在我看来，这类表态稿，多一句，少一句，问题确实不大，再说，稿子也发出去了，真的有必要再追回吗？”

后面的情节，袁成功知道了：“正因为你不同意追回，逼得人家没法子，才要求首长出面，坚决把这份稿子追了回来。”

牛明无可奈何地承认：“这一次，以赵指导员的胜利、我的失败而告终。”停了一会，他内疚地说：“是真正的失败啊！‘九·一三’事件后，在肃清林彪反党集团流毒时，虽然赵指导员没有当面批评我，但我是确实认识到错了，差一点给人家做了件抹黑的事呀！”

袁成功趁热打铁：“那第二回事，还记得吗？”

“第二回？”

“就是肖连长告状的那一回啊！”

“啊，那一次！那是我头一回上尖岛去采访。去之前，报道的主题就明确了，当时正强调搞好团结，因此我就确定要写个连长指导员团结互助的故事。”

“这一回，也是上岛前搭好的架子？”

“可是这一次搭架子，我是有充足理由的。肖中连长和我是一个中学的同学。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以后，我们一道造反，一道走向街头，大破四旧，后来又一道步行串连，一道在北京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后来又一道入伍，对他的情况，我还不知底细？他是高中毕业生，赵指导员初小上了还不足两个年头。根据这样的特点，我便设计了连长帮助指导员学文化、学理论，指导员帮助连长做思想工作的情节。”

“嗨，报道的情节还能够‘设计’啊？”

“事实上，这样的情节真多。我上岛以后，按照这样的设想，采访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同赵指导员谈的时候，不用引导，他就谈了许多肖连长如何帮助他的故事。”

“特别是帮助他学习的故事！”

“当然。赵指导员谈的许多故事，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有一回，肖连长帮助赵指导员学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一直学到深夜一点。”

“可是后来，肖连长正是举这个例子告了你的状！”

“是啊！”想起这事，牛明似乎还有点窝火，“这样的事，肖中还批评我是‘合理想象’！”

“‘还批评’？难道批评的不对吗？”这件事是政治处的同志处理的，事后向袁成功作过详细汇报，他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想快些结束过程的叙述，便说：“我看，肖连长批得对头。你以为文化低的人向文化高的学文化、学理论是天经地义，而文化高的似乎就可以不必向文化低的学理论。你首先‘想象’了这样的事实，然后，一上岛就去套它。在采访中，从提问题，到抓材料，凡是符合这个‘想象’的，你就要，就抓住不放；反之，别的事例听到了你也当耳旁风，送到你手上的材料也不看。”袁成功看牛明想解释，便用手势止住了他，“你先别急，我说话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肖连长三次郑重地给你讲，论学习理论，主要地倒是赵指导员帮助了他，并且三次把赵江河在他们一起学习时，提出的大量思考题和对一些理论原理理解的笔记送到你手上，可是，对这些材料，你连一遍都没有翻完过。再说学到深夜一点的那次吧，那一次也主要是赵江河用连队的实际事例向肖中说明什么叫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嘛，人家肖中再三跟你讲，这个从书本上长期没有搞得很通畅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夜晚让赵江河给他开了窍的。可是，你还是不听。在这种情况下，肖中批评你一句从想象出发有什么错呢？”

“可是，如果写文化低的帮助文化高的学习，那不典型呀！两个一把手相互学习的主题怎么突出出来呀？”

袁成功搞不清这是牛明当时的还是今天的看法，便问了一句。牛明答：“当时的。”

“当时的！”袁成功站起身，想在屋子里走几步，只是屋子太小，走不开，便站立着，用双手撑着椅子的靠背，面对着牛明说：“我看，也差不多是你今天的认识。对不？”

“今天，我可不敢这样认识了！再搞，那……那不是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吗？！”

“人的认识，不是什么敢不敢的问题，问题是实际上是怎么认识！事不过三啦，同志！教训这东西，要是到了第三次还不接受，我看就糟了糕！”

袁成功的话正中要害，牛明的脑门不觉出了一层细微的汗珠，他思想上的防线已经开始瓦解。这时，招待所的扩音器开始放广播体操的音乐了，两个人相约到院子里的丁香树下去做体操。做体操的时候，发现尖岛雷达连的两个老战士也在招待所等船。做完操，袁成功就到他们住的房间攀谈去了。牛明没有跟袁成功去，一个人关在屋里，继续回味着袁成功刚才的那些话。

这天晚上，他们一起乘运水船上尖岛去。

四

运水船在上午九点开到了尖岛东侧。当船上和岛上的

人的轮廓能分清的时候，战士们招着手，先是参差不齐地、接着就整齐地呼喊：“政委！”“政——委！”

肖中和炊事班长把舢板荡了过来。舢板拖着粗笨的帆布水管，在海浪中象一条白色长龙随着波浪晃动着。舢板靠近运水船，将水管递了上去。袁成功和大伙将报纸、书信搬上舢板，向船长和水兵们告别，就登上了舢板。

“政委，你整整三个月零十天没上岛啦！同志们可想呀！”肖中边划舢板边说。

炊事班长补充了一句：“我们指导员和连长这三天，因为大风挡着你们上不了岛，骂这鬼天气，骂得可凶啦！”

袁成功深深地望了肖中一眼，把他手里的桨接过来：“让我活动活动吧！”这时，岸上的欢声笑语听得更加真切了。

舢板靠岸了，赵江河赤着脚，站在礁石上，接过缆绳，把舢板上的人，一个个接上岸来，亲热地问好。他对牛明说：“牛干事来啦，欢迎。”对回岛的老战士说：“给你往家里寄的信收到了吗？老父亲的哮喘病可有好转？”袁成功坐在船尾，最后一个上岸。赵江河是有满肚子话要讲，一下子哪能讲出来，只叫了声“政委”，就紧紧地握住了袁成功伸过来的那双有力的手。

袁成功、牛明和回岛的战士，将带回的土倒在岛上的“大寨田”里。在岛中间一块青石崖旁边，有两棵葱绿的小松树，这是赵江河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后，到南方参观时，从井冈山带回来的两棵井冈松，经过海风吹打和岛上强烈日光的照射，长得十分挺拔。袁成功特意将两捧土培在松树的根上。这以后，他、牛明和赵江河一起，到各个班都走了一遍，指挥室、雷达工作室、报房、炊事班都走了，还去看了岛半腰劈开的猪圈。时当七月，在陆地上夏

收已过，秋庄稼也长得满壮实了。岛上由于风大寒冷，作物生长得慢些，陕西一个中学寄来的芙蓉树籽带着夹儿才撑开新叶，南瓜的嫩芽才破土而出。看到这些在海中间，在岩石上经风雨成长起来的新的生命，袁成功精神不觉为之一振。

下午，袁成功听了连队情况的汇报，谈了自己的来意，还一起研究了具体工作的安排。只是在商定牛明的工作时，几个人的意见出现了一点分歧。

袁成功的意思，要牛明同他一起听座谈会，先掌握情况，然后再分析这个“顶风”事迹该怎么个“记”法。牛明从昨天以来，已考虑再三，决心要跟政委见学见学，自然同意这个方案。

肖中投的却是反对票。牛明一上岛，肖中得知他的“来意”就不大痛快：“‘顶’什么‘风’啊，咱团的大记者做梦都想的那条‘头条新闻’，在尖岛十成又要碰壁！”

赵江河晓得肖中会说这番话的，觉得阻拦也无必要，等肖中讲完，他说：“还是照政委的安排做吧！牛干事同政委一起来解剖解剖我们连，是件好事。”

“好事？人家有丰富的想象力，提纲、底稿说不定早搞好啦！”肖中寸步不让，一股逼人的眼光，直盯盯地瞅着牛明。

袁成功超脱地用红蓝铅笔敲着大拇指，微笑着看牛明怎样回答。牛明也不含糊，他朝着肖中、赵江河说：“肖连长没说错，不过，昨天上船以前，政委已经把我丰富想象力造出的‘头条新闻’的提纲给撕碎了。”

袁成功说：“思想上的东西，只有自己才能撕碎！”

肖中对这些话没有听得很明白，没有说话。赵江河兴